

T 5424/3221

15

卷十四

說

做人說上

長安為從吾仲好著

一日與館中三三同志開講報中有做官做人

之說或避其言而余以為為做官做人不是兩事

起之做入室之矣或曰做官做人室是無兩事

則郭余曰然吾儕立身天地間只有做人一

事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馮少墟集卷十四

說

做人說上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一日與館中二三同志閱邸報中有做官做人
之說咸躡其言而余以為做官做人不是兩事
揔之做人盡之矣或曰做官做人豈毫無所分
別邪余曰然吾儕立身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
試觀吾儕今日聚首講學容容與與無半點塵

馮少墟集

卷十四

一

囂宛然洙泗杏壇景象固是做人明日朝參課業或揖讓于禁近或唸咏于秘閣亦是做人異日散館之後或留而在內或出而在外職業所關鉅細不一無大無小無敢瘵曠亦是做人非曰如此爲做人如彼爲做官也嘗觀大學一書至平天下章凡理財用人爲君爲相道理具載無遺而摠謂之大人之學若做官做人分爲兩事是格致誠正屬做人平天下治國屬做官也有是理哉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

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入社學後叫成做童生進學後叫成做秀才科第後叫成做舉人做進士入仕途叫成做官林下叫成做鄉先生自少至老此身入于世套中何時才去做人不知做秀才做箇好秀才做官做箇好官就是做人其道理工夫說在大學可無贅也嗟嗟耳目口鼻人也視聽言動人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何待于做人必待于做而後可言人也自少至老方汲汲做人之不暇而暇

言他哉。余曰：只有做人一事者，以此

做人說下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證余曰：做聖人易，做文人難；吾儕于難者尚殫精竭力圖之，于易于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之。于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說。余曰：難易之間，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說也。無已，試以舜孔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詳載虞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玩其斯二字，可見虞書所載多少德業，都不是舜之所以為舜處，而惟此乃其所以為舜。然則好問好察，難邪？隱惡而揚善，難邪？孔子天縱聖人，不知有何樣高遠之為，而其自道第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把做詩文之心，為做聖賢之心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隱惡揚善。

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爲顏
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陽明
先生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豈欺我哉。吾儕只說
堯舜孔孟難爲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曾去好問
好察否曾去隱惡揚善否曾去發憤忘食曾得
樂以忘憂否。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
曰堯舜孔孟難爲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
來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
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
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友之其詩文視
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
僉以爲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
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勗之。

講學說

客有講學者因人言而志阻遂不復講。余恠而
問之客曰子猶敢言學乎。方言學而人言隨之
何益也。余曰子向日之講學也果爲人乎抑爲
已乎。如爲人也則人言誠所當恤如爲已也則

方孜孜為已之不暇而暇計人言乎哉聞謗而
 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于毀譽是好名者之
 所為也講學之謂何且人之議之也議其能言
 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學之所禁也
 者人安得不議之吾儕而果能躬行也即人言
 庸何傷容又曰學貴躬行固矣講之何為余曰
 講學正所以為躬行地耳譬之適路然不講路
 程而即啟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轅者也又譬之
 醫家然不講藥性而即施藥未有不妄投而殺
 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即應敵未
 有不喪師而辱國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講而
 能行者何獨于吾儒而疑之容憮然曰有是哉
 有是哉微子今日之講吾幾以冥行當躬行矣
 豈不誤哉講學之益正在于此願與吾子共勗
 之

夢說

問聖人立言最平易真切乃夫子有夢見周公
 之嘆毋乃元幻乎余曰不然晝之所為安得如

夜之所夢更爲真切或曰子之言更元幻甚矣
余曰不然天地之氣復于子人心之氣息于夜
此處發見呈露纔是本來真心最真最切莫過
于此試觀吾儕發憤爲學一日之間喜怒哀樂
恰似件件中節矣至于夢中或喜或怒反有不
中節處辟如性嗜酒者一向戒之矣至于夢中
或不免于飲或恍然悟其戒而飲之知節何也
此正真情發見也然湏得戒之又戒以至于與
戒俱化斯夢中亦不飲矣觀人心之真者莫過

于此中庸論喜怒哀樂而先之戒慎恐懼夫戒
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亦可謂至精至密矣然
使胸中猶有戒慎恐懼在則夢中必不免有不
中節處故又曰致中和致之云者戒之又戒以
至于與戒俱化之謂也如此才能發皆中節雖
是已發之和猶然未發之中位天地育萬物即
此便是豈待外求哉且吾儕平日好做詩夜間
必夢題詩甚且有一二佳聯出來真是晝間做
不到可見人之精神原可以通天地原可以貫

古今欲見堯舜便見堯舜欲見周孔便見周孔
奚必羨墻哉吾儕今日試驗喜怒哀樂何如夢
中喜怒哀樂又何如則此心存亡工夫生熟自
是一毫不爽故曰晝之所爲安得如夜之所夢
更爲真切也昔韓子原道謂周公以是傳之孔
子夫周孔相去不啻百有餘歲夫孰傳之而孰
受之邪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屢接于夢寐間
後儒日誦法孔子而卒不能使孔子入夢可勝嘆
哉可勝嘆哉

天道說

董子有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也嘗以秦論始
皇自知天下雖爲已有而法令太酷人心含怨
終夜皇皇計無所出于是不得已爲焚書坑儒
之舉若曰聖賢載籍能發人聰明英雄豪傑能
議人是非從古國家搥亂不能長久皆始于此
焚書坑儒自以爲天下無復有書無復有儒黔
首可愚而我可無恙矣此與鑄金人十二于咸
陽意同然能焚書而不能焚黃石之書能坑儒

而不能坑子房之儒。圯上之遇老人，從何處來。十日之索子房，從何處去。當斯時也，秦之鹿已出柙矣。黔首果可愚，而一世二世果得安然無恙也。邪夫以始皇之雄，而無如天意何。何世人恃其聰明才辨，敢于與造物者爭衡也。豈未覩秦事也乎。哉，吁，亦愚矣。

名實說

學者之病，莫大乎務名。金名曰金，玉名曰玉。玉也，鉛而金之，石而玉之名，孰與我。雖然，即名焉，亦名曰鉛，而金之耳。石而玉之耳，其名彌大，其病彌章。名而至此，名愈乎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其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蓋辨之矣。

勤儉說

越中有二士夫，其一人講學，其一人不信學。二公家俱裕，俱以勤儉二字訓其子。其子少年初亦奢惰，後俱折節為勤儉。廩廩遵父命，惟謹其講學。公之子汲汲皇皇，讀書求友，有勤無惰。自

奉甚儉。即敝衣糲食。宴如也。而周族黨賑貧乏。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聲望亦日起。卒爲名儒。其不信學者之子。亦汲汲皇皇。持籌治生。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即敝衣糲食。亦宴如也。而至親族黨一毫無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衆叛親離。訟獄煩興。家事亦漸銷落。而營利愈甚。卒爲鄉里所不與。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儉同。其廩廩遵父命。同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異何哉。蓋以學問爲勤儉。則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吉人

爲善。惟日不足。其勤也。爲真勤。菲飲食而致少。平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其儉也。爲真儉。故人品家道成。則俱成。以世俗爲勤儉。則其勤也。爲奔忙。爲營求。其儉也。爲貪鄙。爲嗇吝。故人品家道敗。則俱敗耳。然則家道之敗也。其病豈獨在惰與奢哉。夫子孫而能勤儉。亦足稱矣。而止因學之不講。遂至以此敗其家。而不悞。嗚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爲

人父祖者柰何以講學爲非而至以勤儉殺子孫也哉悲夫余聞其事而有感因爲之說以貽同好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又止爲士之次何也蓋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王祥王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爲士可見人皆可以爲堯舜只是人安于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于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爲士之次所以堯舜不可爲耳豈堯舜之道有出于孝弟之外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其實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于原泉混混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華下孫生繩祖幼而失怙垂髫學舉

子業弱冠王母歿生宜承重哀毀逾禮旣襄事
廬于墓側者三年一時以孝聞戊申春余偕同
志講學太華山中而生偕其師劉生若魯友李
生華實王生國賓徒步九十餘里從余遊瀕別
余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
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生聞其言
再拜而謝明年己酉三月生復徒步二百餘里
從余講學太乙峰下余留居月餘見其氣宇端
凝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蓋
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孝
弟說以遺之

書孝弟說贈竊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
之謂也往歲華下孫生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
年余為此說今歲丙辰三月河津竊生獻誠越
數百里從余學余聞獻誠為其母有疾日侍湯
藥衣不解帶者二年母塲哀毀踰禮廬于墓側
者又三年一時以孝聞于秦晉間余甚嘉之今

海峽集 卷四 說
士
獻誠將歸會余病不能為文以闡揚其孝復手
書此說以貽之河東有曹真予張綠汀二先生
者獻誠其以余言請正焉

又書孝弟說贈馬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
謂也先是華州孫孝子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
年余書此說遺之而復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
告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為者
未止此也繩祖再拜而謝嘗慨省會盛地士之

顯親揚名問視定省割骨愈親者濟濟不乏而
廬墓孝子自顏彩後不少概見余方欲藉孫生
以風之而今得揮使馬誠其人不知空谷足音
杳然而喜因偕咸陽同年張西華郡丞門人張
爾維孝廉往訪其廬余素未識馬君而識荆自
此始見其哀戚之色溢于眉端談及母氏劬勞
泫然淚下余益重之因聞於學臺尹公公為之
表厥宅里里閭士紳始津津稱馬孝子馬孝子
云今孝子三年之喪畢治任將歸余偕諸士紳

迎於東郊孝子抱主而泣觀者如堵會余病不能為文復書此說遺之余自倡學以來每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二語為同志講數年以來同州有沈時泰渭南有姚應魁臨潼有張應珮華陰有石之岱藍田有王之賈田養心陳化龍徐明教而華州又有張迪光皆相繼廬墓而養心之岱余亦親至其廬乃今又得馬君孰謂人性不皆善而人不皆可為堯舜哉馬君勉矣向告孫生田畫與鄒志完之言無煩余覆說也

顧用晦字說

姑蘇顧生昭離初字離明或以為文之太著也更之曰元晦此其意甚善而余以為先儒之字襲之不可復更之曰用晦生再拜稽首而謝詰朝生介許生大倫句余為說以志紳佩余惟晦之為義子思子言之詳矣尚綱闇然晦之始也內省敬信晦之功也篤恭而天下平晦之成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余又何言生聞之喜

甚復再拜稽首謝曰離雖不敏敢不書紳佩先生之教

箴

座右二箴有序

三載靜攝庶幾寡過日來塵溷頓覺茅塞每
一點檢不自知其汗之浹背也嗚呼靜中靜
易動中靜難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由今
觀之益信因述座右二箴用代嚴師訓戒乙
未穀日識

呼汝從吾慎汝存心一念少差百鑿俱侵毋愧
汝影毋愧汝衾勉旃勉旃上帝汝臨

馮汝從吾慎汝制行一步少錯終身大病母任
汝情毋任汝性勉旃勉旃庶幾希聖

贊

秦關王先生像贊有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捐館舍二十年矣前歲丁
未督學祁公博採公議祀先生於學宮今歲
己酉邑侯梁公學博錢君揚君復從闔邑士
民之請為先生建專祠以祀之一時人心翕
然稱為盛舉仲冬二日安主於祠從吾偕同
年周淑遠叅知及門人任生國珣梁生爾楨
瞻拜祠下樂觀其盛觀先生之像儼若面先

生而復與之上下其議論也。因贊數語用旌山斗贊曰。

清臞之貌篤實之學四呂而後公稱先覺昔聆公訓今拜公祠闢邪崇正百世可師。

解

命解

日者以支干八字槩人生平人皆信之余以為人生平毀譽得失死生榮辱非支干八字所能槩也。倘有人焉慨然思猛然省即於此毀譽得失死生榮辱八字勘得破能於此中討得主張則一切世味自不得以籠絡之便是鵬搏萬里鳳翔千仞格局便是為聖為賢的命若是昏昏昧昧營營逐逐於此八字勘不破於此中討不

馮少坡集 卷十四 鮮
得主張則自暴自棄枉了一生便是春蠶作繭
秋蛾赴燈格局便是為狂為愚的命嘗觀此八
字誤了古今多少英雄豪傑真是可恨可憐命
乎命乎豈日者所能測識哉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而孟子亦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於戲深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閣試

昔荀卿以儒自命而立言指事壹稟于仲尼可
謂偉矣然仲尼之徒惟思孟獨得其宗而卿之
非十二子也以思孟為聞見雜博猥與墨翟惠
施輩同類而共譏之是何敢于高論異說而不
讓邪胡其諄也卿之言曰它魏不可合文通治
陳史不可合衆明分墨宋不可容辨異縣君臣
慎田不可經國定分惠鄧不可為治綱紀似也

而猶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有不盡非者何
至以僻違無類幽隱無說閉約無解乃歸之思
孟而以唱和為有罪哉孔氏既沒異端禁如戰
國以來從衡捭闔之習盛而吾道不絕如綫矣
仲尼之道燦然復明于世者唱和之力也而可
曰罪也邪卿固尊信仲尼者正宜以思孟為津
筏而後可以窺洙泗之源委案飾其辭而祇敬
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繇斯以觀卿顧不當祇
敬先君子哉果爾則卿亦世俗之溝猶瞽儒嗻
嗻莫知其非者矣豈不自言而自諄之邪尊仲
尼而非仲尼之徒亦太惑矣或謂卿妄以道自
任明知思孟之學故為排之以自繼仲尼之統
不知有此一念之勝心而已不可與入道矣何
足為思孟損益哉且卿之尊信仲尼也甚篤而
子弓雖賢與仲尼並稱已失低昂之實又何論
思孟卿受學于子弓意推尊子弓以彰已學所
從來故不得不與仲尼並稱是卿之尊信仲尼
亦桓文之尊周室不過陽浮慕之已耳不然子

弓固不在仲尼下而思孟豈遂在子弓下哉是仲尼而非思孟余誠不知其何說矣大抵卿懲叔季不學之弊而歸咎于性惡見霸功之筭計見效也而曰法後王故聞思孟之稱性善而談法古不翅如朽鑿然此其詆思孟之根不可採藥者也獨不思相近之訓安所稱惡而堯舜湯文豈不惓惓于垂訓無乃仲尼非乎它魏慎墨之流仲尼之徒羞稱之至如史鮪之直固其所深嘉樂與者亦不可槩例于諸子老莊輩詆聖侮法不遺餘力乃置之不論甚矣卿之好奇也然則卿之非十二子也其誠敢爲高論異說而不顧者哉或又謂後世儒者借喙思孟行實諄之才無可用世而竊儒名以蓋其愆卿誠有激乎其言之者不知果有激而言也非其竊儒名者可矣併真儒而非之可乎哉昔人稱卿才高而不見道諒矣嗚呼卿一非思孟而李斯遂焚書坑儒以促秦二世之亡非學而遂以亡人之國也學可非乎哉禍秦者斯而禍斯者卿也此

古今治亂得失之林也

聖之時論 館課

夫時之義大矣哉。惟純天之聖人，而後可以當之。然所謂時者，何消息盈虛，莫窺機緘，通復禪代，莫測端倪，乃造化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力參焉者也。使人力可以一毫參，則是道為有方之物，而聖人可以為時矣。聖人豈能為時哉？不惟聖人，即造化亦不得而強之。如春之不得不夏，夏之不得不秋，而秋之不得不冬也。時則

使然造化，烏得而強之？造化不能強乎時，而人恒恃其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于其間。曰：如此則清如此，則和如此，則任始強。此以律彼，繼強彼以合此，是執夏之筭而曰曷不為裘之溫也，執冬之裘而曰曷不為筭之便也。豈不鑿于時哉？節槩雖高，勛業雖偉，殆與純天之聖人異矣。夫惟純天之聖人，為能含心于寂，合氣于漠，聰明在聲臭之先，而智慮在覩聞之外。夫是以自作主宰，造化為役。時清而清不為絕俗，時和而

和不爲狗人。時任而任，不爲干時靜也。如陰之
翕而靜，與天俱動也。如陽之闢而動，與天游易
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嗚呼！深哉！是
道也。乃吾夫子之道，而非夷惠伊尹之道也。伯
夷道在于清，則與和二。柳下惠道在于和，則與
清二。伊尹道在于任，則與清與和。又二夫二則
偶，偶則可以容吾之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之。
故取其清者去其和，取其和者去其任，即其所
造，可以廉頑而立懦，可以寬鄙而敦薄，可以致
君而澤民，而終不足以語造化自然之妙。何

蓋于時也。乃吾夫子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
已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
而已矣。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則無偶
無偶則無所安排，無所揀擇。時乎？夏則簞而非
有心于簞也。時乎？冬則裘而非有心于裘也。聖
人以爲時固如是，吾亦如是。以應之耳矣。造化
不能強乎時，而吾欲以聰明智慮強之，能乎哉！
此孔子所以爲聖人之時也。時乎？時乎？豈易言

我後人不明于時之說而專以隨時變易解之
至爲與時浮湛者藉口嗚呼獨不思夏之必暑
而冬之必寒乎故曰信如四時又語其一定而
不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隨時變
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反不若夷之清
惠之和尹之任矣是故君子毋輕言時

馮少墟集卷十五

記

關中書院記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余不肖偕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剎有年矣歲已
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
憲段公聯鑣會講同志幾千餘人相與講心性
之旨甚具驩然日晡始別瀕別諸公謂余曰寺
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



明日即以寺東小悉園檄咸長兩邑改為關中
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
復為書院置公田延綏撫臺徐公聞而嘉之以
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允執蓋取關
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為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
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
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豎亭于中砌石為
橋偏西南不數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井覆
以亭二門四楹大門二楹舊開于南緣鄰官署

冠蓋紛還深山野人不便廁跡因改于西巷境
益岑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基
乃用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構小屋數楹仍居數
家以供灑掃之役前後稍為脩葺未及數月煥
然成一大觀矣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人有春
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為八景詩以壯
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興起而余愧
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
剏建皆有記而當道諸公盛舉又不可泯焉不

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論之曰。我關中形勝甲于天下。羲文武周後先。屈起弗可尚矣。自橫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之邦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于其後。何可無高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關中而扁其堂為允執。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夫中之一字。自堯始發之。所謂堯得統于天者。此也。然中與不中。雖見于事而實根于心。舜又恐人求中于事而不知求中于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旨微矣。然危微精一之辨。莫詳于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為德。庸德也。中之為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是也。于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

盡道也。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故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點檢此心。于此惟精于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悅

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着于聲臭。而惟天命不着于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即念及于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慎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

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諉自知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卽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未必位育之也棄天襲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卽汲汲皇

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爲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願共勉之諸生懍然曰今而後始解允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毋負上天所以命我之意于是次其語書之以爲記時大叅閔公熊公憲副劉公張公常公郡守尹公二守朱公鄭公沈公節推王公咸寧署篆別駕孫公長安令楊公皆興起正學襄厥成事例得並書涂公諱宗濬南昌人癸未進士汪公諱可受黃梅人庚辰進士李公諱天麟武定人庚

辰進士陳公諱宁歷城人壬辰進士段公諱猷
 顯固始人壬辰進士閔公諱洪學烏程人戊戌
 進士熊公諱應占隆昌人壬辰進士劉公諱一
 相長山人丁丑進士張公諱問明壽光人辛丑
 進士常公諱守信磁州人己丑進士尹公諱伸
 宜賓人戊戌進士朱公諱星耀貴溪人癸未進
 士鄭公諱敦原長治人壬午鄉進士沈公諱震
 龍臨安人乙酉鄉進士王公諱大智王田人甲
 辰進士孫公諱謀蒲州人選貢士楊公諱鶴武
 陵人甲辰進士其餘捐金助修諸公姓氏不能
 備書俱載碑陰

復性堂記

金谿吳踈山先生。理學醇儒也。家踈山之旁。自
 少至老。講學于斯。先生沒若干年。而郡大夫。即
 其地肖像立祠祀之。甚盛舉也。後有屋一區。顏
 曰復性堂。曩時諸名公。嘗就此堂而講業焉。頃
 先生仲嗣中丞公。馳書山中。問記于余。余與公
 為同年同志。私淑先生。有日。誼何容辭。余惟聖

賢之學心性之學也。人之一身止有此心性在何處。不知心所具之生理為性。非心外別有性可對言也。性不可見而見之于情。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情也。而必有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性也。然其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又孰為之。天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天命之以能愛之性。而後能知愛。天命之以能敬之性。而後能知敬。惟其性善。故其情善。亦惟其情善。故知其性之善耳。不然性不可見。又安所據而曰善邪。性情本一

物特因寂感而異其名。而先儒有情其性。性其情之說。是以性為善而以情為不善也。亦不思甚矣。且是性也。一物不容而寔萬物皆備。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今有人焉。或指之曰若能孝若能弟若能忠信。卽再三稱之。亦欣然皆受而不嫌其多。不然而或指之曰若不孝若不弟若不忠信。卽一言及之。且艱然不受。而何況于再夫其欣然皆受也。是發于性之所本有也。可見萬物原來皆備。心體原來有善。其艱然不受

也是發于性之所本無也。可見一物原來不容
心體原來無惡。而或謂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何
哉。以知善知惡為良知。而以無善無惡為心體。
是又以情為善。而以性為無善也。尤不思甚矣。
人性皆善。而習始有不善。孔子標講學二字。正
使人變其習。而復其性也。其功豈不賢于堯舜。
遠哉。先生之言曰。吾人講學。却要識得大頭腦。
總只是盡性。性者。天地萬物之同源。又曰。性一
而行百。即孩提之知愛性也。而行具矣。闡于性

而語行者。妄也。外其行而語性者。虛也。嗚呼。先
生可謂淵源堯舜。而得孔子孟之宗矣。先生生平
行履。如為令。以循良稱為御史。以直介稱為不具
論。論其大者。當分宜柄國。先生誼托枌榆。而又
資深望重。旦夕當遷。卿貳。而先生獨先幾引去。
若鴻冥鳳舉。不可爵羅。人咸嘆先生迂拙。而不
知當時巧捷之士。如某某輩。雖倖取一時富貴。
而卒之身名俱敗。悔之無及。然後知先生之見
遠。而先生之不可及也。昔孟子推尊孔子。而斷

馮少坡集 卷五 記
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余故于先生出處之大者斷先生之
學真能復性云近世士大夫多以講學為諱講
學者又多以心性為諱又何恠其躬行之不逮
而仕止久速之不當可也吁亦足憐矣中丞公
家食時嘗約宗黨同志月三為會講學于此堂
以紹述先生之訓今節鉞三晉而猶惓惓不忘
此堂學可知也余懵不知性聊書此以志私淑
若闡颺先生微言與旨則自有諸名公鴻筆在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萬歷己酉冬當路諸公為余創關中書院講學
其中越三年壬子後遊諸生得雋者伐石題名
於書院乞余為記且曰先生之設科有日矣初
講於家後講於寶慶寺自辛卯甲午後科第濟
濟稱盛矣題名當役辛卯始惟先生命之余曰
然即此推讓一念是諸君善與人同意也敢不
成諸君之美遂不辭而漫為之記造代無論近
世題名者多矣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而余又為

之助其波可乎。是不然。七八日之間，雨集溝澮，皆盈涸，可立待。此無本之名，不可有也。故君子耻之。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有本之名，不可無也。故尹子取之。而說者槩以名為不必有，誤矣。昔顏淵問子，騫將伯牛，仲弓以德行名，宰我子貢以言語名，冉有季路以政事名，子游子夏以文學名。凡此皆有本之名也。而其本則皆得之於學。道者源也，而學則所以濬其源。道者根也，而學則所以培其根。

故從講學入，則吾道一以貫之。不惟德行是，即言語政事文學亦是。所以諸賢各得成其名。不然而不從講學入，則道本一而裂，而為四德行。不過一自好之士，政事不過一功名之士，言語文章不過一口耳辭章之士。不惟言語政事文學非，即德行亦非矣。又烏得與聖門諸賢論名哉。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於此，豪髮于彼，尋丈。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諸君講學於此，固欲成為聖為賢之名，德行必欲為顏閔，言語必欲

為予賜政事文學必欲為由求游夏非徒僅僅
成科第之名也者如第曰成科第之名則雁塔
豐碑不啻足矣又奚取于斯邪雖然書院之講
固不專為科第而即科第亦足見書院講學之
益惟諸君不以一時科第自多而以聖賢有本
之學自勉使鄙鳩子厚藍田四呂高陵仲本再
見于今日則業與名世爭流而名與天壤俱敝
寧直諸君不負科名即關中書院亦當與白鹿
嶽麓並名不朽矣余不與有榮施也哉是為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

館課

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摘葩
談藻人地球而家荆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
願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
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弊
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畧陳其愚而足下察焉夫
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
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

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謂迂遠而闕于事情曰此宋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于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耀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強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亡論韓歐卽秦漢有之乎亡論秦漢卽左國有之乎子輿氏以來此爲正印奈何以瓦礫置之也僕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闕深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押闔之術其機械變

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貴旨曇眊其意甚盛但恐數年莊獄不止齊其語耳蓋常人溺于所聞曲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押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羨其文詞其旣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瑕類其人品可不脊哉雖然抹縱橫虛無之弊者在于

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卽不然而亦不至于爲縱橫爲虛無也故曰文章以理爲主願足下之熟計之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僕斷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皆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

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于文詞外哉然則爲文者宜何如僕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于此務必至于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䟽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

遇以獲禽庶幾乎返縱橫為樸茂挽虛無為大
雅乃稱藝苑良工哉此僕所有志而未逮亟欲
請正于足下者惟足下財啓

答同志問族譜書

承問族譜僕至寡劣何以復命雖然竊奉教于
君子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夫族之有譜猶國之
有史尚矣第史之為道備載善惡用昭勸戒要
之以義為主譜之為道揚善隱惡有勸無懲要
之以恩為主不可一槩論也乃今之作譜者則

不然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自以為不虛美不隱
惡自負曰直人亦從而直之居然史遷復出矣
不知其直正有不在此者惟是家世寒微不諱
可也事行細小不忌可也有可稱則傳無可稱
則闕可也微顯闡幽據事實錄不至溢美可也
卽此便是直又何必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而後
為直哉無論族譜卽郡邑修誌其載善惡昭勸
戒此固毫髮不可諱者尚且于職官一類但寓
褒貶于三十年之前于三十年之後者則闕之

一則有自己曾相與之嫌恐是非涉于愛憎一則公論必久而後定故姑以俟之異日夫修誌且然况脩譜者可輕肆褒貶乎李獻吉謂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若錄其先人而又訐其過其為悖亂孰甚焉古人不又云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何極今之作譜者雖似過訐不過一時講究未明誤以訐為直耳猶屬無心倘後世子孫一有小嫌不能捐釋借此族譜洩彼忿心則是以古人敦仁廣孝之書為後人報復思讐之具也又誰為之作俑哉網常風化關係不小奈何不慎之于始而猶沾沾以訐為直也嗚呼不虛美不隱惡此在作史則可若譜則但不虛美可耳禮諱尊親不隱可乎哉先是作者誇其門閥多失于虛美近日作者懲其虛美又失于揚惡虛美則以恩掩義固不可揚惡則以義傷恩尤不可此作譜之所以難也鄙見如斯惟足下教之幸甚

奉許敬菴老師

從吾不佞不能勉自策勵以答老師之知然繩
趨尺步何莫非老師賜也猥托榆枋敢云自致
顧影增慙滌源感德恭惟老師門下主盟吾道
表範人倫凡寓內後進之士思梔台光而聆緒
論者不翅如泰山北斗况從吾夙辱陶鑄被化
尤深所不祓滌矜奮而甘自暴棄其若上負名
教下負生平何徼倖以來日夕兢兢尤甚于諸
生時時與同志諸君子講明此理反覆體驗務
實得于身心而資聞學歟恒不免二三之擾奈

何老師時惠教言閱其愚而匡直之幸甚今
天子寤寐耆英尊崇理學行將起老師于東山
為學士大夫典刑為斯世斯民造福是又中外
士紳所共為引領者豈從吾一人祝願之私

答李詢堯同年

承教巧拙二字深服特識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烏用巧為也昨許敬師貽書畧云閒觀世故知
功名富貴之無常絕不萌一毫驕侈之念弟又
為之說曰閒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有數絕不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十一
萌一毫揀擇之心。夫既無揀擇矣，卽巧將安用之。年丈古心質行，卓爾不羣。弟年來每與淑遠諸兄弟談身心之學，惓惓念詢，荒不置詢，荒勉旃。母以拙之一字爲迂也。

答饒映垣同年

郡守古稱二千石，其展布所學，使元元受福，視監司更切。弟殊爲年丈喜，至尊諭謂此正學問明證。日弟爽然自失矣。學問源非元虛臨政蒞民靡匪，實際事上接下，揔屬真修所貴。透悟者透悟乎此耳。敝差幅負廣闊，拮据孔躋，况弟以病軀當之，其不勝明甚。惟是兢兢一念，不敢輕易放過。此可以盟之幽獨，而亦可以質之年丈者也。惟年丈不惜箴規，震發蒙蔽，幸甚。

答蕭慕渠老師

從吾自罪歸來，一切時事不敢聞，惟與二三同志立會講學，以求寡過于萬一。承教出力擔當，從吾雖非其人，實不敢不勉也。第聖賢道理原不落口耳，而以口耳擔當之，則支原不涉意氣。

而以意氣擔當之則激原不借興致而以興致
擔當之則易作輟從吾清夜沉思惟恐墮此三
者之病奈何惟老師終教之幸甚

答強睿菴侍御

承教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夫人之志不同有志
事功者有志氣節者有志道德者要之道德可
以兼事功氣節事功氣節不可以兼道德求志
者惟求志此道德言如樹培其根水濬其源異
日遇事功則事功而非倚于事功遇氣節則氣

節而非倚于氣節不患其莖不茂而流不長也
若不辨所求何志而第曰求志無論思不出位
謂何竊恐古人亦不若是之憧憧擾擾矣昔子
路志在強兵冉求志在足民公西華志在禮樂
其志豈不甚偉不知由志強兵矣如或知爾而
畀之足民之任求志足民矣如或知爾而畀之
禮樂之任亦志禮樂矣如或知爾而又畀之強
兵之任三子者其將何以應之得非所行者非
其所志而所志者又非其所行者邪雖大賢作

用臨時自有轉移而要之畢竟有所倚故夫子獨喟然于春風沂水之點者誠進三子之事功氣節于一無所倚之域也豈徒與其逍遙曠達而已哉夫志如三子而夫子猶進之况後世之志事功氣節者不求進于道德可乎不然喜談事功氣節而不信講學其不為功名客氣所累者幾希鄙見如斯不知明公以為何如

與友人

吾儒之學以孔孟為宗二氏之學宜所不道門下才大學博言孔則孔言孟則孟言佛老則佛老任其揮霍無不如意此自門下緒餘非可以淺近窺測者第恐學者聽其言不得其意志淆兩可功分多岐勢且必進二氏而絀吾儒其所關係不小且今聖學不明異端蜂起非門下砥柱中流又孰與迴狂瀾而障百川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亦曰能言距佛老者聖人之徒也昨因賤恙不能多談別來體驗此心覺過不去然不為門下一言此心亦覺過

不去卽此是良知也。不知門下以為何如。

答逯確齋給事

王使君人至辱翰教展讀周環宛如疇昔雁塔之會愉快可知弟茫不知學而比年靜中體驗益覺學問功夫不容易言大抵悟處欲高欲透修處欲實欲確故言知不言禮名為虛見言禮不言知名為循跡一以貫之此吾儒之正脉而易大傳知崇禮卑之說也近世學者多馳騫于虛見而槩以規矩竿繩為循跡其弊使人猖狂

自恣流于小人而無忌憚此關係于人心世道不細第方妄為此懼而來諭獨揭此四字為言真可為近世學者對症之藥且年兄如此用功同志自當興起而猶然以旁無疆輔為歉得非造彌實而心彌虛邪景逸桂渚二兄誠吾道中不易得者第愧弟非其人耳聚首何日願各努力

答涂鏡源中丞

遠辱翰教深感提撕大學稱至善此性體也知

止者知止于至善也。知止則見不落空心不涉
妄此所以定靜安慮得取之左右逢其原耳。修
身爲本功夫正在此而世之學者多談位說虛
舉至善而一空之令人茫然莫知所止其蕩檢
踰閑無所忌憚何恠焉。老公祖倡學榆塞獨揭
孔曾之宗其有功于吾道甚大。從吾多病暴棄
自每旬會講外日惟閉關靜坐每靜極則此心
湛然如皓月當空了無一物似乎少有所窺然
終不敢自信不知知己何以震發之使不終于

暴棄幸甚神木高君能知皈依門下將來造詣
必不可量聖學源流此刻大有關係初學之士
縱有志向苦乏見聞得此可以探崑源而陟華
巔矣使旋此謝臨楮皇悚

又

歲序更新玩愒如舊方切愧懼迺辱手教儼若
對談開我寔多敢不佩服佳刻疏草字字忠謹
言言經濟蓋從學問涵養中流出者當與古名
臣奏疏並傳什襲珍藏三復歛衽從吾不肖年

來與同志講切。雖茫無所得。而此心稍覺。有一
二悟入處。聖賢學問。要在知性。大學止至善。此
性體也。性體至善。乃天生來自然。而然不假一
毫人力。故曰天命。此至善之性體。率之則為道。
盡之則為聖人。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功夫。率性
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不可不辨
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衆人
與聖人同。至于知擴而充之。以至于保四海。此
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孩提知愛。稍長知

敬。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擴知能之良
滿。孝弟之量。通乎神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
人便與衆人異矣。不忍觥觶之牛。不屑疇蹠之
食。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推不忍之心
以愛百姓。推不屑之心。以不受萬鍾。此盡性也。
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功夫。
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由功夫以合本體者
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
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于惻隱見其

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問不止乎此則三品之說得以搖奪明德不淪于元虛便落于口耳新民不涉于功利便流于刑名性學不明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為大學第一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求指正而承諭欲弟入榆陽為諸生一闡發殊為至願第病體支離不敢出門徒抱耿耿奈何

又

端由其端以端其端而本體之善可知矣
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則不止乎此也
三品之說得以搖奪明德不淪于元虛便在于
口耳新民不涉于功利使流于刑名性學不明
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為大學第一
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取指正而承論欲弟不
榆陽為諸生一聞發殊為至願第病體支離不
敢出門徒把耿耿奈何
又

